

黎乡二记之茶食记

□苏州 荆歌

也曾有过一个梦想,远离都市,有一个自己的农庄,无需太大,却是淳朴自然,有果树池塘,瓜棚豆架,竹响如歌,四季花开,远山如黛,清风自来,白云上茶,汉书下酒。养一群鸡鸭鹅,数条狗,两只猫。晨起看日出,向晚望月升,无事看云,不知老之将至。

就像成都朋友熊英的樱园,在城郊几十里的明月村,去年我们曾在自驾甘南的归途中到访。干干净净郁郁葱葱的乡村,艺术家何多苓设计的房子,屋子里挂的都是李中茂有文学特质的油画。吃的是自己种的菜,喝自己制的茶,酒也是自己酿的,甘甜的果酒,浓郁的松烈酒。在楼顶上平台用晚餐,野花四合,风是带着草木香的。内心真是艳羡不已,更有了想要有一个自己农庄的奢望。

据说七十万年前,有一颗直径380米的小行星,在地球上撞出了一个方圆十公里的大坑,这个亚洲最大的陨石坑,就在海南岛的白沙黎族自治县。群山环合的平缓土地,是风土极好的产茶区。“五里路”茶园,就建在这天赐的好地方,它应该是许多人理想中的一个优雅农庄吧。

蔚采了几朵茶花过来,托在掌心,白花黄蕊,清香若深谷幽兰;香蕉的果实,结得奋不顾身,重得几乎要把树身压垮;槟榔树笔直地伸向天空,拂着云摇着风;传奇般的黄花梨,矜持地站立道旁,含蓄而神秘;佛手瓜像葫芦一样悬挂在棚架上,让我误以为它们是番石榴;百香果圆得像一颗绿色的月亮,突然在头顶晃荡。这田园的一切都是入画

的。晓宁和仙妮还摘到了新鲜的咖啡豆,蹦蹦跳跳地过来递给我看,说是可以吃的。我丢一颗进嘴里,咬开甜酸的薄皮,把两粒核子吐在了芭蕉的边上,不知道来年它们是不是会长成两株咖啡树。

在茶亭里喝了两种自产的茶,白茶煮得不够浓,似乎少了一点清凉的骨架。炒青碧绿,入口圆滑,真是佳茗。庄主说,62岁的苏东坡被贬儋州,喝了黎族朋友从白沙捎去的茶,写了一首后来被杨万里赞为“一篇之中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的茶诗,诗曰: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问庄主烹茶用的是什么水,果然是清泉活水。东坡先生当年喝了白沙黎人制作的好茶,积郁的内心,想来是得到了暂时的宽慰吧。

没有买上几两“五里路”的茶叶带走,冯晏一路都在后悔。其实天下好茶多多,芳草天涯,相逢有缘,彼时彼刻,意合情投,特殊心情之下的清心之饮,方是可口可心之物,日后必然令人惦念怀念。

茶园里的晚餐,是做得特别好吃的黎家菜。树上捉下来的鸡,据说吃了茶园里的虫,吃了拌了茶叶末子的饭,皮紧肉香,果然非同寻常。年年岁岁花相似,人间处处鸡不同。小河里的田螺,与江南的螺蛳一般大,黎家人把它称做“爱情菜”。梁实秋说,嘴的功能是说话、吃饭和接

吻,原来这三者有时竟是可以兼容的。

肉茶是一种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食物,腌制一天的猪肉,跟米饭拌在一起,罐装月余,便可食用。发酵之后的酸甜,有股浓烈的酒香。据说很多人吃不惯,却令我胃口大开。蔚说它类似于我们苏州的甜酒酿,可它的味道却要比酒酿丰富浓郁得多,这是一种遗世独立的味道。猪有五只脚,这真是黎家的大幽默。因为这种猪的嘴比寻常更尖更长,低头时看去,确实像是五足踩地。这让我想起《西游记》的古代绣像,里面猪八戒的造型与今天的模样是不同的,八戒原是野猪,鼻尖且长,跟着唐僧西天取经,千山万水,历经磨难,体格也不可能太过肥胖。真实的猪八戒,想来也应该是一头“五脚猪”吧。

茶叶当然是可以入菜的,苏州有碧螺虾仁,全中国有茶叶蛋。黎家的炸虾,茶叶倒是成了主角,仿佛虾子是游于青荇绿藻之间。吃虾子满口茶香,嚼茶叶有了虾的鲜味。竟然芭蕉芯也可以做菜,名字还特别文雅,唤做“芭蕉蕊”,上汤煮了,口感若笋衣。

想那古代解甲归田的官宦隐士,也会有一处或大或小的田庄吧。不一定要有“五里路”茶园这般的规模,但花树几株,蔬果半亩,采菊东篱,东风消息,却是必须的。

余生清贫,老而无为,拥有一座这样的庄园,毕竟只能是一个缥缈的梦想。然生而无梦,那又是多么的乏味和可悲呀!

些,但那青春的肌肤,美妙的曲线,还是让我垂涎三尺。生怕他反悔,脱去衣裳裹了就走。

其实这幅我爱煞的油画拿回家,也引起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挂客厅里,老婆坚决不让,说一丝不挂的,像什么样子?挂卧室,老婆说那我还睡不睡觉了?挂书房吧,书房四壁全是顶天立地的书橱,没丁点空地……幸好老婆也很崇拜大经,最后总算在卫生间里,给这个美女找到一处地方安身。

上周他和高欢在雨花美术馆搞了个展览,我去看了。这家伙真的转向了,不画人物,专画城砖,灰冒冒的,或堆作埃及金字塔状,或一块玉体横陈。凑近画面,笔触极有质感,经月累日的粗线条,宣泄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富有变化的砖纹肌理,蕴含深厚的历史韵味,久看令人头晕目眩。难怪著名画家陈丹青推介这次展览时,说他俩是金陵画坛的怪人。尤其是钱大经的作品,“耿介严谨,纪律分明,令我有几分害怕!”

那天画展我是大清早独自悄悄去看的。这个懒鬼,居然还未起床,发微信让我等他一下,说马上赶过来陪我。我说不用,一来怕他再笑话我不懂画,二来美术馆离我家很近,万一他老兄提出顺便到我家坐坐,看见他那幅价值连城的大作,居然冷落生在卫生间,岂不要了我老命。

母亲教我抗风暴

□南京 谢文龙

天气预报说明天是进入冬季的第一次大范围降温,温度下降10℃以上,并伴有大风。说降温就降温,真让人措手不及。我赶忙从衣橱里给孩子找出羊绒衫和冬季校服,一边找,一边想起小时候母亲教我抗风暴的事。

那时家里很穷,御寒的衣服只有那么几件。记得我当时上身里面穿的是套头棉毛衫,中间穿的是开司米线衣,光面的绒毛衫,外面套一件厚棉袄,最外面穿一件单褂子。下身穿的是跟上身一样颜色的光面绒毛裤,外面套一条单裤。只有这些老式破旧的棉衣也就罢了,可替换的仅有一套,长时间穿,破损多,几乎每件棉衣上面都缀有补丁。兴许是厚棉袄不用贴身穿,不容易脏,又可能是做一件棉袄要花费很多钱,一个冬天我只有这一件棉袄,露出褂子的棉袄袖口黑脏如漆、油亮似镜。

同学们有的穿着羊毛衫线衣和滑雪衫外套,整个人显得轻盈又有精神。遇到他们,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一起走,觉得很没面子。

有时我就跟母亲哼,想要一件羊毛衫或者滑雪衫。一到这时候,母亲就面露窘色,很为难地说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们买这些。全家种的粮食交了上缴款,还要替爷爷还当年借集体的欠债,再留下一家四口人的口粮,几乎没有剩余的钱

向冬天告白

□浙江杭州 葛鑫

寒冬伊始,夜色悠长。世间万物以天为幕,地为书,尽情挥洒,送上对冬天最真挚的告白。

第一个来告白的是东风。“长啸出原野,凛然寒风生。”老院子里,稀疏的枯枝,在风的吹拂下,发出“呼呼”的声音。风带着厚重与冬天告白,在寒冬的围捕间,撩拨出一抹抹乡愁,母亲的汤锅一片欢腾。

第二个来告白的是冬雪。它以通体的洁白,倾泻着对冬的热爱。一页一页的雪里,我好像读到了春消息,由冷至暖,不由得想和雪一起,在黑夜里守住光,成为光。让冬雪真情的告白,都留在这刻。我屏息凝神,试图在洁白与晶莹里去寻找一朵玫瑰。冬雪在与冬天交谈,在这样寂静的夜晚,总该与冬天谈一谈,盼了一季,冬终于赶了回来,总该会生出些希望。山川和村庄,诗和远方,都从白皑皑的世界里,嗅到了温暖的芬芳。

第三个来告白的是冬鸟。南飞的鸟儿总会在走前对匆匆而至的冬天说几句悄悄话,它们像交接班的伙伴,细细叮嘱着心头的惦念,不久的将来,还会见面。一些留下过冬的鸟儿,嘴角衔着草籽,告白随草籽坠入湖心,打成圈圈句号,丝丝波纹。那些鸟停靠在树枝上,一遍遍梳理着羽毛,像要剪辑出一曲曲美妙的语

了。父亲闲时开拖拉机跑运输挣点钱,也不是天天有活干。有时候货主一时不结账,连柴油都要跟供销社赊账。供我们兄弟俩上学已经非常吃力,想让我们穿得更漂亮一点,父母显然力不从心。

有一年冬天,我和哥哥去摘棉花,一下午摘了满满两蛇皮袋,卖了20块钱。我们把钱带回家,母亲大度地让我们一人去买一套新棉毛衫。捧着散发着香味的新衣服,兴奋得身上都暖和了许多。但是,这样的情形并不多见。

每年寒潮来临前,听着门外呼啸的寒风声,母亲总是鼓动我们说:“孩子,头一个风暴你们不要怕它,直起身子,挺起脖子往前走,就不会觉得有多冷。实在要感觉冷,你们就跑跑跳跳,身上就会暖和了。抗过这阵风暴,身上就是穿得少,后面再冷都不怕了!”正如母亲所说,抗过这头一个风暴以后,后面降温的天气里尽管我们比别的孩子穿得少,但却不像刚进入冬天那么寒冷,也就不再向母亲提出要羊毛衫和滑雪衫的要求了。

手捧着给孩子准备的棉衣,想想当年饥寒交迫的生活,我理解了母亲当年的无奈。她何尝不想给我们穿得暖和一点、漂亮一点呢,在贫穷的日子里,她教我们学会抵抗风暴,也是伟大的母爱啊。

画友

□南京 吴晓平

说是画友,其实有点儿褻淡了这个画字,也有点儿自抬自高的意思了。因为我俗,且不懂画;可我这个友人,确是大画家。

友人姓钱名大经,正儿八经是我中学同学,风雨五十年的交情了。想当年,他和我一样,成分不好,学习好,我们经常在一起编学校墙报,我的文章,他的画。墙报涂完,我俩会坐在操场背风的小土坡上,议论我们的前途,担忧国家的未来。毕业后,各奔东西,联系较少。只听同学说,十年动乱结束,恢复高考,他考取大学,攻读的还是美术。再后来听说他去了美国,天涯海角,以为从此再无交集。只是每年祭奠30万南京大屠杀同胞时,看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围墙上那一排悲惨大型浮雕,想起这还是大经上世纪八十年代旧作,便会想起他。十年前,我在读报时,突然读到纪念馆扩建,用青铜重塑那组浮雕,作者竟然还是钱大经,发现他身份已是南京艺术学院的特聘教授了。丢下报纸骂一声:这个家伙,老龙归旧窝,又回来了!

当天就去看他。从此交往甚密,经常去他那里转转,想沾染点艺术气质。听说他如今画可值钱了,顺手拣两张他画废的,说不定若干年后也是宝物。奇怪的是,每次去也不见他画画,一会儿摆弄一块城砖,一会儿搓揉一团泥巴,身上还裹块围裙,像街边炸油条的小贩。我说你怎么搞

得泥瓦匠似的,他说他现在主攻城市设计,亟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汲取营养。我说,那你要丢掉画笔么?他搔了搔极短的发根,耐心解释说,城市设计也是美术,而且是更现代更具挑战性的美术。比如这次纪念馆的青铜雕塑,没有画稿,哪来一个个生动的人物?我恍然大悟,说你不是泥瓦匠,改雕刻匠了……大概他觉得再说下去也是对牛弹琴,笑笑打住,继续在墙上画他的城砖素描,桌上摆着一溜粗粗细细削好的铅笔。看他一丝不苟的样儿,我估计画完那块破砖,起码要一年,比孟姜女哭长城还费劲。实际上,我拼命恭维他过去的画好,是因为我前两天来,无意中看见门背后一幅油画,哇,真人大小的比例,一个浴后美女,背对画面,湿漉漉坐在凳上,婀娜的腰肢,丰润的翘臀,还有微微侧露的娇媚面容,让人看了神驰万里。我一边瞎三话四,一边眼角角落地翻找。他说你在找什么?我说,前天看到的美人呢,你金屋藏娇收哪里了?他说,哦,那是在美国写生的一幅习作,昨天正好一个朋友来,喜欢,给他拿走了。拿走了?我大叫一声,我也想要,没好意思开口哩!他信口说,你要喜欢,以后有空画了送你。我说不行,你现在画的全是砖头瓦碴子,我不喜欢。说话间,桌底又翻到一幅人体写生,虽然这幅睡榻上的油画直露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900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